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二

吳興姚

鉉

記乙 摠一十一首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壁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曄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祕書郎壁記 權德輿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問國庠記 舒元輿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鑄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鳩

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燹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書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輿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摠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甄道以監之雜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右巡

使二人分押於鍾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峨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展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忿懣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坐而入誼譁狼藉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爲涕漣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直省院

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重以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爲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有羊之神何其賢而不光邪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爲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旣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琅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果以寓直省院爲歎廼議於中丞深樂之昂持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爲之豈直栢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即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制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爲三院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爲首其一爲中丞其二爲

雜事其三爲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爲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摠號爲御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制自中書南廊加南北爲軒入院門分東西廂爲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蟠迴詰曲矚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藥棗椀麗而不華門牖戶牖華而不侈名木修篁竒葩秀實若升綠雲若編青簾以至於几按筆硯簾幌茵榻果籩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走馬勾稽按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叅謁入吾門將抵伺於屏者見吾軒堂堦闥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爲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爲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邪謹按高宗天皇大帝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

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摠紳觀者命爲御史北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某備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乃題中丞雜事洎三院主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爲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爲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賔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

陸奎

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紳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瑕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敘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

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授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蹈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凶人之豪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形著矣焉用察察缺缺以恟生人哉欲

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陸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者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沈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貞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奉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曄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鐵冠繡衣直指不阿俾在位者肅如也日者天子在鎬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上至中司鸚峙都邑夫洛陽有明堂辟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

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劾之至若密網峻威微文深詆衆所嚴憚愈於京師蓋由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無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暨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移代變煩簡則殊而舉直措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河東薛公朝之望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遺聊紀於近庶昭厥德始自乾元歲掌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于後大曆八年月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朝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名曹用諸曹功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寔劇國家紀律昭明官循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啓事賦祿必光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爲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顯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

膺是命者必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否之間不可過也以事之委
會吏之奇表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闕略守或刻深苟
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
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風槩姿材邁乎羣倫貞元十
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
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
自絕然後以之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讒受祿者不誣恢恢然
投其虛而銛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爲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
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
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
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

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
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
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
敬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
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
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
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
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
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鍾鼓笙琴瑟戛擊之樂篥簾
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壘洗俎豆醜等之器必繫于壇堂之
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
筮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
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
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

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
之繕理牛羊毛滌之飾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
御史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
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
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
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爲書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
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庫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
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
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
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
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
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榮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

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
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
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
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穎川府君叔相刑部府
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讎校或決科
而登館殿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相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
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
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
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
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
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
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

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
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真
位彌簡其官尤難非有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
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庶
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
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複楚之政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
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
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
賀秘書由是爲博士爲散騎由是爲左拾遺舊制與拾遺爲八品
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旣成經籍少聞有司
命太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爲學官至是河東
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聞中歐陽詹又繼之是
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爲與武公
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

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乎尔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叅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
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
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汚蟻
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
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嗥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
過者必軼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充以儔乃折堅木負
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背施陰關使
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
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旣成讎校旣精白黑彬
班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
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
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

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
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誦以時切切祁
祁不傲不嬉庶乎適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警宗之事得
以開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文志

問國庠記

舒元興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胄子欲歐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
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某既求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
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爲下土小儒未嘗觀天子庠序欲
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
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
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沈沈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
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鴻學方論不敢
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感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爲圃
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邪導者曰此積

年無儒論故庭化爲廢地又爲呂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
升堂堂中無机榻有苔草沒地丁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
意復爲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
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
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
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頓故
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二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
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
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教興而作復唐
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付仲尼奉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
憲章之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摩躡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
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
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又之教豈可須臾弛邪至嬴政犯
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纔息于戈復濬其源

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于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闢儒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淠蜀禪於郊廟梟夏逆首殛潞姦師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澗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邪羣公卿士之不留意邪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三

吳興姚

鉉

纂

記丙 述附摠一十二首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摠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附盧子駿

池州重建大廳記 竇滄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徐濠泗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摠

唐受天脩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侔大弘煦不冒與三並曜繼明嗣睿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熙載于祀其初于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地三月己丑乃命臣摠授節分閩撫安餘衆且理于鄆而觀察曹濮故荷皇澤來濯汗俗人既沐浴咸以絜清物無天傷各遂性命不化化不怵怵感聖德也豈待守臣施諸政術而革訛止謬乎于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兇事猶未順惟此邦衆尚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爲用其所寵任皆亡命之徒與皂隸耳故義聲一呼厥衆咸應乃知斯人可與爲順不可與爲逆此其明驗歟夫州郡廳事之有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紀者不唯備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不俟

咨者訪耆搜籍索圖一升斯堂皆可辨諭原茲邦域其來遠矣曰太昊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德中爲摠管府亦爲都督府而蔣曹戴濮兗五州隸焉貞觀初廢府復爲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逆帥攘據罔率訓典改易昇降名稱溷淆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權兼句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爲首亦春秋始魯隱公賢之也其國初已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旣遭蔑棄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備于東壁時聖曆元和紀號己亥直歲十二月己卯檢校禮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馬摠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江表大郡吳興爲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爲吳興郡其野星紀其數具區其貢橘柚織縞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過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感漢晉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沿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

史或稱都督他州或否如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顧府君秘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謏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擇從令聞也顏魯公忠烈也袁給事高謹正也劉貞外全白文翰也洎于頓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弈葉之勲有功於民公實嗣之孔悝銘鼎天下重器天王褒拔于公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二牧既陟惟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其逋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緝於是拓郭糴萊就便除害政之餘力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聿興廢土光明敞豁湧出谿谷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紆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況揔兩家之說倣洛晉宋訖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儀形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歡竦神告民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

陽山顧況述

吉州刺史廳壁記

白圭甫湜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囂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耆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容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賚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焚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麩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茶然而疲公噫貽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疆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旣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暮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更簷簷公能馭之雄亦爲鈇趾亦爲廉始繼而若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旣來徭稅先具汚茨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縵公來幾時

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猗合帶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陲異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比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為政垂為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疆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遵繼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攻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肯臆用為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莅此孰視焉而莫之改豈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圻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途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始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內州者悉以隸州今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須卒迫徵科若干不如期以軍法從事皆兩稅勅額外也自今請非詔勅不徵廉使曰諾濠州每年率供武寧軍將士糧一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姦盜則三倍矣自今請准倉部式外不入廉使曰諾劉公至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橫斂人一知教熙熙然如登春臺矣濠在戰國時爲楚地天文記今在牛斗分野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斲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而爲之有土木墮蠹棺槨巋然者有棺槨分圻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邪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孀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

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宿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邪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奈何宿昔濠之人喪其父子昆弟不葬子於土中邪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邪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淡旬適至濠上自覩其事秉筆者不載余懼夫識者譏焉劉公治郡嘉績長美詳舉則繁也亦取大遺小之義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竇滴

毗巢虐池之二年滴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事無市井人物之類瓦礫凹亞相覩雜視一之月檢訪鄉籍二之月完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亡者歸瓦者投路者揜明年春夏

熟冬熟其歸者起者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租無寄故郡人有廨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既廨署焉則物得以營祭鼓角器械廳堂簷廡自濠漸周于四隅其間合建置者一無所闕木端鐵橫分別出入於戲自永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以李僕射爲祖自乾符至于中和癸卯歲是城也滴不敢讓勞其基趾始末存韓刺史裴晉公語中鑿與幸蜀之四年冬是年王師始克宮闕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司馬蓋玄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正三軍馱鞍之役韓厥爲司馬雞澤之會魏絳爲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制矣秦罷侯鑠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將軍不常置四夷皆誣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班

超以軍司馬從竇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北分王建置不同時方戰爭衆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衆軍司馬之官不專武事廢爲州吏負矣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賔之俗邊雖有防示不久設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爲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敦詩閱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微奉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鏡鑷師律旣和軍容不肅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綬之

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劍客援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歡交之則固自韋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斂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爲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爲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於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卻軍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臯陶蠻夷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爲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盛府有焉翰獲庇於有禮之俗遠安於無虞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乎揚州本大都督府親王

居中長史理人有府號而無兵甲至德初羯胡難作始以長史爲節度而有行軍司馬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之于壁去大曆五祀夏五月丁丑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揔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以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閱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閱辯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之人苟未知

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伏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觀覽焉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貞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以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哭爵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

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滄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二年七月八日題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鞞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楊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趨州衙退祗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

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
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
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儼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
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剴繁決
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沈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
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敏盛糧也
緡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卻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
令始至取宮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
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戶故秋
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為魁而萃頑者
取一以警言百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
救渴而澤周萼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廉復老弱之流庸者
而彊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似密與蒲余既堙厄斤
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為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

其聞乃刻山石鏡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
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
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涖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
嘉用尉字為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東南尉洎
漢則復命縣掾曰尉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
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為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
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
萬年為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為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為之最
緊出于百夏陽為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為之最上之最次于緊
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
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
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

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并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負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負之闕天下皆知之曰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士今武未大成務尚繁刑未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業聲名爲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

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于鄭皆繫若譜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記丁

書附摠一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堂樓亭閣

號州三堂記 呂溫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西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 附孤霖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溪縣東峯新亭記 馮宿

宴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穎亭記 陳寬

工公亭記 歐陽詹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虢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池其所以晏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虢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二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

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鍾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局迴塘屈盤沓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坼岸鋪島識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竒方舟逶迤樂魚時翻飄藻雪飛泝泮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薨沈沈皓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蒼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楹瑤階如真

玉樹羅生日暮入霽雲開月明水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人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爲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竒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

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薨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礧階用石礪摠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葛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埵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緣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煑好事者見可永日堂東有瀑

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
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
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
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
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觀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
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
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
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
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
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僻如此一旦蹇
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
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
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
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
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
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闊達志遐遠含和而不假修推誠
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離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
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
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爲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
曠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曆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
南求其志也材不斷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
含風可以卻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墉
前有芳樹珍卉嬋娟脩竹隔闕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
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
階上何有有羣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

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遡清風凌顛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爲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鍍錫身被瓔環力方盛也騁於康達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邵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帶實窪窪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

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日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形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歛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綵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内好欲寡慮恬默以爲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内室欲虛堂廣廈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瘵外飾文綵不能動且陽而必慊其心内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外門淒淒而寒者内室彤彤而熱者其

事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椳桷破者爲雷削者爲障舊者爲樞篋者爲纏絡而籠土者爲級橫而格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爆雷坼攘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焔焔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間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爲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藝其廬而斬其工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爲邵州道貶未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

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凡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即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扉亦雄眴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目相瞪則壯邦麗廡之勳廉在第二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樑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嘖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槩舉爾觀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

堂

至越活筵走秦榻囊呼去族謀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撫而數嚮之
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
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
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
所噪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
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
然也嚮既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哉莫
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揔而有諸則我無許
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疊
嶂之命爲宜至於欄干躡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
之則縷將煩於槩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
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

強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
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
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
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
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旣以峭訐矯時之狀
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
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
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洎絜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
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
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
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虓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
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
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

至越活筵走秦榻囊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憮而數嚮之
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
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鬪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
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
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
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
然也嚮既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
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揔而有諸則我無許
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疊
嶂之命爲宜至於欄干躡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
之則縷將煩於槩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
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

強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
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
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
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
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旣以峭訐矯時之狀
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
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
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消絜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
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
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
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
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
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

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王勃作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勳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以爲當得躬詣太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

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暮月公又來燕于此公平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故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部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
洪君少卿以爲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阜
勤故公濟未暮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
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背城之闔半里而近初屆佛刹
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
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闔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
之繁顧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壑
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
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
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某幻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
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
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勝
槩絲世伏匿一朝發明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爲江南西
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職歷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

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
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
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爲記刊于石而附諸
地志焉

宴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
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
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樵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
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
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游風雨旣除寒暑旣成
愈請名之其丘曰侯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侯之道也其
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
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
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
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
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
天作而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
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
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
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
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
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
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
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
員千里碁布九邑卞山屈盤而爲之鎮五谿叢流以道其氣其土

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
事奢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于前訓故居者逸亡
者旋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榛灌繩墨之下無姦
傲旣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泐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徭於是乎幽
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逋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蒙其惠繇是
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雲谿而即焉白沙如浮流波環
之前有大野緜雲繚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
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芟
菰叢生鳧鶴朋游嘉名雖曜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爽之宜立甲
高之程據洲之陽揆日之正揭大亭一焉修廊雙注北距于雲浮
軒瞰流莪水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
輪奐之美銛刮密石用成翬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內
則庭除朗絜彌望鋪雪曲沼逶迤以中貫飛梁天矯而對起紫桂
翠篁辛荑木蘭碧枚丹實蛇走珠綴鮮飈暗起繁葉振藻落英飄

飄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
之石嶙峋乎玉容葳蕤乎瑤芳衆榮偶植羅列布濩外則差初宜
以白蘋間之紅蕖川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旆旌綵舟
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鍾羽籥以
樂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悅乎有遺區之歎則爲
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廢置偕
矧蘋之爲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
可充王公之殷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贊勝賞也如彼哲賢咏歌
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
購武夫之美功塵閭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
觀咨其利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
將浮淝河上會稽凌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構
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沒其
誼云

潁亭記

陳寬

潁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予升之見
潁水直北劈地而來峯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若中面使人毛磔又
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峯而來崒屹不得進躑躅卻倚三十六
嶠若立指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覆露各盡其態平視之
令人意遠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
程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惠人未蒙仁止
其幾而遽以麻覽爲懷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爲不聞也夫陽翟自
潁陽達許昌皆漢郡潁川屬是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于此雖獲
戾于人而不避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
客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峴首爭請名之潁亭遂名
之若使解攜手值良辰嘉賓二三聲酒緩進旣揖旣抗對之益酣
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敏樹政無敏樹亭以釣匠氏之
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爲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繞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盡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爲亭亭也者籍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貢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卑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汗盧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竒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峯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

紐狀鼇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漁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憚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旣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彌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憇之乎遂偕發言爲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爲之辨方經蹠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圃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翦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雉瓦甃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圻壘之傭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西南

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腹頽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
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迥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
其遐際容影光彩漪入瀾澄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平波裏熿熿
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沒于前後一眄一睎
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
秉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闢
通途在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
阜其固與人爲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敬詭秀之若此非常
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人想之復
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
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
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
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爲佳境或棟
宇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

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
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
數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爲之記
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爲邦榮在位賓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
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
之隙見怪石持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
輿歇側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
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踣環行睥目
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翦焚榛穢決澮溝導伏流散爲踈林洄
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竒於茲地非人力也乃
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絕沈
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爲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

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腹頰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
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迥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
其遐際容影光彩漪入瀾澄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熒熒
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眄一睇
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
秉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租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闢
通途在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
阜其固與人爲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敬詭秀之若此非常
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人想之復
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
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
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
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爲佳境或棟
宇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

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
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
敦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爲之記
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爲邦榮在位賓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
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
之隙見怪石持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
輿歇側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
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跣環行睥目
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翦焚榛穢決澮溝導伏流散爲踈林洄
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
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絕沈
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爲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羣

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龙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羸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闔門道合千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

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卻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闔吳蜀樓船之殷墜荆衛藪澤之大亦有言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檻况火之流矣值嚴疑之節則棲同雲於扁闥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臺志之

鄧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音抉

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翰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踈雨滴梧桐樂府美玉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隔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歎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亭在喇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驪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諱然亭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廝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孟亭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于署亭

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百祀謂開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旣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記丁摠八首

興利二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瓊

鹽池記 梁肅

卜勝三

東山記 張說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君陽遯叟山居記 陸希聲

館舍一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橋梁一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井一

義井記 邵真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囂豪物產多狀山川闢錯風俗詭浮故理束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況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爲大夫於是肅以檢姦廉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天落民得沐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遁逃膏澤翔枯物不遂液吾人其瘁乎下令邑中有能修復陂塘積水防患者終懋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扈丘隰遁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耄不可疑識輿人飛語他邑病能訾訾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畏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真吾心也且黔愚皆苦於始作而泰於成功況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

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具畚揭列綆鋪筥礫礮堅披材輦壤日必巡丈周察勢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茲勤以勸勞於是雲動雷斤斬葦闢蕪撥腐曝淤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苦骨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軼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不戮一人其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數萬畝汪汪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鬪橫殺衝波泄流引洫臂發三港支分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旣成乃風雨暴鬪洄復換晨虺虺沸會似聞搆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爲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大浸崩驅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藝天旱魃爲虐歎蒸瘴怒蛟龍追誅而翠湫搖岸澄瀾洗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貫畦浮塍平歲之漑千頃豈爲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鴈之羣羅生菰蒲蔓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楫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

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
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
能豈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願表尤功今連
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挺爲時賢爰領宣部仁義明舉其下聳善常
推至公邑人三請於公乃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况伯氏功利如
是吾豈詭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尹久以材能弘張其化吏民甚安
之追論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將石
定錄事丁宗者壽戴誠佐史章佾或叅其議或督其事洎百姓朱
綸李縱田丘程胤等若干人咸請予爲記云

鹽池記

梁肅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溟漲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以爲海目
則郇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北浴陵阜南瀕山麓湛湛煙碧浩
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吞喻峒隧代增淳鹵而
利倍農穡有殷家邦貿惟從山湧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賈

之資貨是人厭也當武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鑿載臨流潦旋敗
洎皇明道發澤漸殊垠天之旣啓鹽乃旋復非夫蟠蚪神應坤次
靈孕亦曷能旌昏明籌負勝矣帝所宜念責然來思分天牧以涖
擇藩佐而貳賢能鮮墜于事則胤字通閑閔扼拓磯之左隅鄰
大邑之東部崇府庫歲望乎儲蓄樞管鍵夕俟乎閉藏茲乃慮終
於始也邦貴康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悅使大命日下巡功
歲移廣岸砥平而可礪脩畦綺分以如織是時也春光奪炎氣興
洪溝浚白波騰或溜或汨以泮以滿狀雲洩而雨駭或花明而雪
凝京坻蘊崇豆區嘉量隸戶徵筭鹽人揭書民無不供先薄稅以
從賦君孰與足逮黎庶而必分固非擅權利貴貨易土登陸而雷
輶流日驟水而雲艦擊星律有變給用無絕傳曰山澤林鹽國之
寶也茲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之玄德也
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污明君之藏垢也羹餼調膳賢
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百工而國貞將以樹善永年非石

無以紀垂裕裔胄非文無以揚則我晉寶達于萬方也

東山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俗石潭竹岸松齋藥碗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惚恍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廼命掌舍設幣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於青靄佇翬榆於紫氛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旆焰野縱觀空巷途歌傳壑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於是實其篚筐下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

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竅崖潤色荷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叶龢太階齊平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巘左右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巉嶮於山腹下崇岡冒青蒼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閑館幽槩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泠泠或決或滄激而杯行瀑爲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連繚以方塘輕艦緩棹汭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沈之適濯于潺湲風干碧鮮紅葩火然素英雪翻芊絲葱蒨香窳迴合含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佩拖紳宗工雋人金闈玉堂之賓淑姿脩態迴風遏雲之藝流光含睇中飲笑抃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

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
大每温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
羣后暨天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顛氣脩然以遺萬物
其無方歟其不器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
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
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
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
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
若岡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
集靡間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于巖石云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
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汭渚遁叟旣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
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良爲山山下有震

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
蒙之象☶亦良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
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頤山
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勗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
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
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管以爲茨籍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
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
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
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芟養擁腫之朴不爲榦材養
鈎棘之孽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膏
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鱗虺蜂蟻以
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
窾爾實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勗子以決也
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埴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

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
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墊溺決於
烏鹵以畜其施決於池藥以專其利決於剛質使鼃蟹為菑決於
沮洳使鼃鼠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
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
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
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隱
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
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
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欹傾斷榭委階椽
落棟折風雨雪霜實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刺郡之明年冬十月
歲向熟民且閑陶瓦于原代木于山磨舊礎築新墉迺豐賓堂迺

我前軒怒棟蚪蚪層檻牙牙中回洞深高簷騰掀階閒谷揖讓楹
閒容賓盤柱閒容樂工屏閒容將吏左右為寢室更衣之所朱戶
素壁潔而不華東西廂復廊直澍又西開下閣作甕舍廡屋宏大
中敞作南門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墉其
下淤溝開道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為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
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
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嶠函合
肥壽春為中路大曆末蔡人為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
路復出于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緡諸
侯權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會洛道路不弗賓至授
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學知於朋友以端方沈默官御史
府以詳明典故為尚書郎以通知政術為合肥郡太守質平訛心
風俗丕變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軸轡相
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為風波沈溺者半迺於湖東北岸橐臯里作

唐廩三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於此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舍次于同食無私利人人皆樂成昔左丘明傳經因事書事鴻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之政亦春秋之旨傳曰自廬已往賑廩同食大和三年太歲已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入境稱曰孝子詢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由纒麻故其鄉黨捨氏不名貴之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上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絲卒迫程賈人射利濟舟爲捷渡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歎曰天來者如斯其可勝記欲速不達式在茲乎見義不爲非勇也臨難不濟非義也迺願棄家乞諸他郡枯槁籃縷日恒歲積自阿關而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編小率令遠驟馳邇饋餉耆耄喻美於編戶丁男捨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湯河澍牽射隤沙徙岸呀

呬轉騰奮築於激射之旁根柱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秋七月天作淫雨湍悍襄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老鄉人涕泗弔之曰力竭於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應且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曳索辯茂繫舟戾航白露下而謀始止於凌澌杜春冰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嘆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飾成無丹臆取其固勢異虹蜺僉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建吳札美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義表顯門功烈鄰境難其一善矧乃兼之由是縣人志之于石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之善利庇彼邃宇達于交衢鐵其瓶以永不羸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泄竇前注泮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

在搖落而激清抵凝洄而不閉環四序以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濯
所向焉篋燠暘之虞濟煩乏之艱昏懵者得以濇盪瘵痲者由之
蠲愈滌汰氛全沃洒蒸灼淡然下攻與地配久化囂闇爲閑敞鄰
梵宮之清淨修廊對開連樓鬱峙嘯貞侶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
指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豐福吉祿繁祉崇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
得乎故北寺司刑上卿也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參
貳外間顯榮當朝騫騫青冥前視萬里鑿井爲濟川之漸斲輪爲
秉軸之兆可轉躬而待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名膺王府心拂
塵累料物以經遠恤人以迷誠迴俸節財歲事彰義將獻祉于大
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三事體大公之弘誓乃戒司翰者書
實刊記揭于井外大曆六年三月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五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六

吳興姚

鉉

纂

記已摠一十首

浮圖九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孤山末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畫西方燈記 白居易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塑像記 段成式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鸚鵡舍利塔記 韋臯

災沴一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三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邪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光光傳雲暉願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洪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傳雲一宿岸超惠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于壺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三十二尋師于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

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條法統欽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兆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全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朔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真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階局儼然軒構摧圮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為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二十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教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

惠達洎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董修以資景福僉以為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岳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延臯脫俗歸真其名曰壞綱為稱首焉又欽此年已來為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里餘像法於變皆欽教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辨深嗟嘆而贊美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初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增殿鬱興肅乎渡海浮囊分毫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梨

者名香普薰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經既訖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恪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官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輸於經石之列

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人聞其事以自廣余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杭民竟相觀睹白怪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苟一吐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中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萬劫含藏之不朽邪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妙奧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況斯文止紀

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闐闐各由襲必無襲無必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韻質兆朕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將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飈環駭乍訶杳冥雄雄者雷駭然中震逆火噴野大聲殷空岑嶺躩踞潭洞簸蕩須臾風雨散雷雲收激劈輪困斬焉中闢南委地以梯落北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隱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融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固測其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

况高厚廣袤又羣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為造石之初致有相以外封乎其為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內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徵試請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頹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為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其我存存入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為童兒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微則雖一永永之利則不侔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為巉巖之餘仞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幃記

白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

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南北東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皆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

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明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老身病苦者同歸無量壽佛所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洩爲川瀆然則匡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采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臘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且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頽去留之泐泐雖云之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雜乎履鳥嵐靄生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眸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兢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

顛氣絕慚容於厚面遠喧卑之臊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爲利鈎利爲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人以師父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州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遁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斐藏濟度暹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

度殷融却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表彥伯
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
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
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
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滄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
辭人朱放詩云月在沃州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
住沃州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
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
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
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
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暇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
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
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
邪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贊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

乞爲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樂天又垂
文茲山異乎哉沃州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塑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衽金浴鐵強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塵撲
爲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爲忉利尉候北方毗沙
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
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
之境常憍尸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
頓一戟颯迦婁而垂翅後修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搜藕絲蓋
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縛
喝伽藍北虜感夢而懺悔近千闡聚落西羌覩相而來降其威神
營衛盼嚮靈應事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瞻部有緣
謂西域瞿薩國本天王棲神之處也廬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
色遺像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爲僧乾立所居乾

每調嚙不安旬日方悟遽徙他室昉誓造北方變梁朝謂雖聖請
押衙熊輅為導首輅遂與執白籌者郭宣熊師佐等縱吏閭伍為
說第一施結增上緣獲零慘貨具共二十萬輅厚自捐徹周歲功
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眉結雲聚目稜電擊猛焰慧肩蚊蜂搶
軒金塗錯落而燐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或夔魑蠱
刺峴是不翅擊三屍礫五冢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凡四四事堂內
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拗怒付留惡觀吁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
林篳乞靈福既據我靈詎之主噫予曾閱正法念經說摩臨陀山
六齋日四天於此會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與輅為學性端
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晤禪那宗要得摠持契訣常持北方真言
大中三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迸射搏之及面因驚
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輅上府至新
塗夢天王支槊張目曰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鶴
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閑居漢上輅

為交趾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
州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
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然也遂以草衣号焉足不蹈地口
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囂然此
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
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
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
風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
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
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
焉牽攀鞿瑣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
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邪建中

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
熟為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攜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為
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他
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鸚鵡舍利塔記

韋臯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
離火或稟竒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
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
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
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
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
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
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
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

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
際緣生不答以為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
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
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憚已日
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
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什
揜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
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
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
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常誼三學山
巡禮聖跡聞說此身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
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
女蝸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況
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辭貞元

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為妖地反物為災其於水也反利為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齧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泐桐栢發洪歎湧下注淮瀆平湍七丈浮濤逾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濺濤倒流轟縮迴薄衝壅淮泗積陰驟雨河瀉瓴建不捨晝夜至于旬浹乾坤合怒雲雷為屯以水濟水吞洲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甍為河宮噍類如魚鼈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塞新楗石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桴以載之遂連舳促櫓歛邑之惇嫠老弱州之庫藏圖籍官府之

器先寘于遠野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遽遷于水次將健丁壯遇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逮數日而計行矣洪波汗漫不測涯涘驚颯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圯崇丘如島稍稍而沒夏屋如杳汎汎相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之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任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昔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況是別境離局歟也雖死不為公於是使部內十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路俾星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廉察之問又移淮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寇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任奉聖主明詔司牧此州以觀萬姓河公何為不仁降此大沴任之罪也厲聲正色咄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平不陂郭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

所有可異者唯公之露寢與內寢巋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蓋不可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已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翦方茲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輜而泥弔亡恤存綏復軍郡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緡立廩市造井屋公申勸料程以貫以貸纒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爲垣樹柳爲麗端衢四達廡宇雙峙即公之新意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即盛遇賢即退故劉昆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嘗領羸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即國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絀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城頽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以諭公未或同年矣謹述而紀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六

淳熙四年冬十一月東雅堂繡梓

四

